

祭文
墓表
墓誌
行狀

懶齋集

卷





懶齋先生文集目錄

卷七

祭文

祭寒岡先生文

祭旅軒先生文

祭宗丈梧峯公文

祭敬亭李公文

祭訖齋崔公文

祭柳修巖文

祭金忘窩文

古
2648
2
40
46
4

祭崔完海文

祭金龜巖慶長文

祭張晚悔文

祭趙司果文

祭仲氏晚悟公文

祭淑人金氏文

祭亾子機文

祭亾子堪文

祭南格菴墓文

祭朱孝子景顏墓文

墓表墓誌附

先考城隱府君墓表

先妣 贈淑夫人順天朴氏墓誌

仲氏晚悟公墓誌

從兄處士公墓誌

淑人聞韶金氏墓誌

亾子畿壙記

A table with 10 empty vertical columns and a double-line border. The table is rendered in a light, faded style on aged paper. The columns are separated by thin vertical lines, and the entire table is enclosed within a double-line border. There is no text or data within the cells.

--	--	--	--	--	--	--	--	--	--

懶齋先生文集卷之七

祭文

祭寒岡先生文

與仲氏晚悟公聯名

吾東數千年蔑有道學之士 國朝二百載乃
是養育而成維羣賢應時而生故先生接武而
起惟我先生行全純粹學造精微挹山海之高
風淵源有自續退陶之正脈衣鉢是傳斯文不
在茲乎吾道自此南矣明其體達其用學既本
之身心致吾君澤吾民期以措諸事業佩銅州
府桐鄉起忠攬轡澄清棠陰遺化逮 龍飛之

初載長烏府而振綱非堯不陳眷眷格非之語
有謨卽告諄諄納約之忱由忠蹇而靡他質神
明而無愧章屢上於避劇恩尚許其退休載卜
洛濱之幽居實同滄洲之晚景圖書一室宛對
千古上聖賢折衷諸家爰纂五先生禮說大規
模而詳節目立我隄防極變通而盡情文爲世
準則雖曰投閒置散豈忘憂國愛君瀝血陳疏
遂發衆人之未發直諍敢諫能言天下之難言
功則著於彝倫事尤光於簡策作中流之砥柱
比障百川揭昏衢之日星如豁萬象免吾人夷

狄禽獸咸被奠安之功爲國家命脈精神永賴
扶持之力意者神明垂佑遽爾木稼呈妖國失
著龜士摧棟梁嗚呼痛矣山號狐狸澤舞魴鱔
抑將柰何天其喪斯道之將廢顧余小子之執
贄粵在花府之彈琴面命耳提承誨幾切於丈
席斗瞻山仰傾嚮實篤於微衷驚聞易簣之音
百身難贖敬致綿漬之奠一哭增摧

祭旅軒先生文

嗚呼先生之道本之於孝弟忠信行之於日用
云爲如布帛菽粟而順其天則先生之學得之

於居敬窮理先近小以及遠大合精粗以兼內
外如車輪鳥翼而極其精一先生之德真積既
久充養有方和順彌中英華發外灑然如光霽
之風月瑩然如溫粹之金玉其持身也如奉盈
履冰洞洞屬屬而語默動靜自合於繩墨其接
人也如春和及物藹藹融融而頽廉懦立莫不
心悅而誠服於禮則遵晦菴一部之遺書而參
互古制以洗末俗之謬習於易則按義文卦爻
之微義而建圖指掌以詔方來之後學學已成
矣而汲汲然如未能及德已修矣而謙謙然若

無所得此其先生之盛德大業粹然一出於正
而求諸古昔先民傳授之旨訣鮮有不合者則
非余小子所敢僭爲之贅說至於鳴琴之聲績
卿月之崇秩此固先生之餘事外至而其出處
去就惟義與比擺脫乎世累浮雲乎富貴譬如
鳳凰翔千仞而矰繳不繫然其愛君憂國之忱
不以進退而有間勤勤懇懇披肝瀝血望吾君
以堯舜之聖者歷歷於前後疏劄而凡我東人
舉皆山仰而斗瞻思齊而取法此其先生之道
雖不能行之於一時而先生之教有以裨益於

世道者則譬如喬嶽不運而普施其澤世方期先生以百歲康寧以永斯道斯文之託而胡先生一朝厭世奄棄後學而使之攀號莫及也邪嗚呼顧余小子之供灑掃於先生之門蓋三十有餘年矣先生之仁小子若子姓而小子之事先生終有愧於如一欲小子之恆處於門牆則教之以移居仁里而不得遵行焉欲小子之迷於嚮往則教之以讀書治心而又不得習察焉賀賀至今未免爲坑塹底人物雖緣世故推遷憂患汨沒而亦由於向學之不誠立志之不

篤揆之古人徒步從師於千里之遠而爲之依
歸寧不汗顏而忸怩逮今秋拜謁於二水巖居
雞鳴而起坐呼燈而酌酒諭誨勸勉之語視前
而愈加親切辭退之日申命以再來謂將從容
陪侍於寂寞之濱庶幾卒業而有所開發曾未
一旬聞先生疾革而馳候已矣乎夏不得穩承
指教而永訣茫茫天地此恨曷極惟願畢餘生
而從事先生之明訓俾無忝於教育之盛德靈
辰忽以不畱期已迫於遠日烏之山方高萬丈
洛之水方濶千尺故里風煙方慘淡依舊悵先

生儀刑之莫覲單盃哭奠芳有聲徹天冀英靈
方鑑此衷曲

祭宗文梧峯公文

我祖按廉旣孝且仁積德一時餘慶不泯承繼
繇繇以及我公寬厚之姿純粹之容雄渾之量
端方之行根基孝弟涵養以敬成就若此有光
祖烈鬼科之捷粵在妙臘羽儀鴈行輝煌先達
乘驄憲府網維振肅佩銅州縣惠化浹洽暨于
晚節安於家食世慮消遣優游自得躬修行義
化及鄉俗當時皆推鉅人長德蒼生係望公輔

是期胡不百年二豎莫醫邦國殄瘁多士悼怛
昔我先人志道相合義在敦宗分深膠漆肆余
小子承顏出入雖慙薰德傾嚮實切去歲秋初
來謁門屏晴牕斜日承誨丁寧那知此日便成
永訣僑寓他鄉道里阻隔病未趨候喪未及襲
奔走後人顏厚有忸瞻容莫及考德於何伏哭
柩前有淚傾河生芻一束我意其將惟公精爽
鑑此衷腸

祭敬亭李公文

嗚呼哀哉喬嶽精英圭璧光彩公之生也有自

來珠玉咳唾錦繡心肝公之才也拔乎萃妙臘
題名於鴈塔清規輝映於鷺班翱翔乎玉堂湖
堂之中華聞大播出入乎銀臺烏臺之上譽望
彌隆然所性無慕乎浮榮而至樂惟在於閒適
難進易退立朝之日無多左圖右書靜中之趣
自得上規姚姒下逮伊洛無不咀嚙而窮揆近
自班馬荀及左莊亦皆貫穿而靡遺續遺響於
先秦兩漢雖古作者無以加紹正音於清廟生
民諸老先生皆不及不惟大鳴於東土抑亦有
聲於中華實爲天地間有數之文堪作千百世

不朽之業時人望其大用識者恨其已遲豈意
木稼呈妖遽值龍蛇在歲士林切安仰之痛邦
國起殄瘁之悲顧念鯁生縱昏愚無似爰自蚤
歲荷盛眷實濶函丈從容庶幾執經而卒業幽
堂寂寞於何考德而稽疑已乎已乎痛矣痛矣
金山鬱鬱冰溪洋洋想儀刑之在茲冀英靈之
昭格

祭訖齋崔公文

嗚呼烏山孕靈洛水鍾精迺生我公間世之英
風儀峻整氣宇磊落雄渾之量寬厚之德根基

孝弟大本既立夙親有道承受旨訣經典探討
道腴咀嚼見識超邁文華發越糠粃叔世遠慕
虞唐規模整整論議堂堂當今得失前古興亡
縱橫辨博燭照龜卜直道而行無少撓屈臨事
慷慨義形于色見者心醉聞者擊節粵在 先
朝鬼科是捷載筆西清號稱良史旋遭昏亂三
黜柳季扶我綱紀大節卓犖際會明時親近日
月論忠經幄輔導盡職喉舌銀臺惟允出入遂
長薇垣陳疏瀝血危言直截凜凜鈇鉞措紳咸
傾勲貴側目宣化棠陰按節關東驅馳原隰惠

及疲癯不虞之地橫罹禍孽金吾半年公冶縲
絰北塞千里靈均楚澤天行雷雨覆盆昭雪置
散投閒婆娑初服一飯不忘眷眷向闕運丁百
六乾坤否塞中心如噎靡騁感感西山何許東
海云邈適彼鑑湖聊以棲息歲寒心事可比松
柏一疾沈綿星霜屢閱神明所佑庶幾勿藥云
胡不慙遽至易簣邦國殄瘁儒林慘怛嗚呼公
與先子兩姨弟兄墳簾之樂惠好之情義均同
氣迴出尋常肆余小子出入門牆摳衣受學爰
自卍角昏愚無似縱未開發得辨魚魯實荷提

掖傾嚮之切如矢注的源源承誨未遂誠意逮
公寢疾縻此郡寄病未侍藥歿未執燭擬趁遠
日趨走執紼職務又掣此計未成慟極終天罪
負生平報德何階瞻容莫及南望悲號心焉如
割代陳泐酌詎盡哀誠惟公不昧鑑此衷腸

祭柳修巖文

惟靈南金美寶崑玉殊珍資稟拔萃穎悟出人
聞道甚早本於家庭溫恭孝友正直聰明操守
內確踐履外篤學成行尊多士準則幽蘭播馥
人爵自至歷典四城惠化馴雉一言霜臺丹衷

皦日隨遇盡職不負所學令聞四馳有光前烈
難進易退婆娑初服庶幾飽飫終究大業一疾
觀化彼蒼難詰邦國殄瘁儒林掩泣余以無似
夙忝登龍高山仰止款密遊從世路多違南北
異踪一念傾嚮如水必東追惟往歲屢接英眄
藍山聯枕屏院論文把酒劇談兩情歡洽期以
初冬再謀良覲此計未遂僂成永訣音徽已遠
緒言難尋依歸無所增慟我心屬茲抱疴半年
杜鰥喪未匍匐葬未執紼分義掃地慙恨曷極
修我薄具替薦哀誠公乎有知來格昭明

祭金忌窩文

嗚呼倏光陰之疾駟奄初暮之已迫英粹之姿
特立之操正直之論清修之節已乎已乎不可
得以復見於今日遡平昔而起感增余懷之悲
割曰余無似夙忝登龍閱星霜之四十遊於伯
仲之間猥荷開發之恩非可量以河海慕向愛
悅之誠始與終其如一歲丁亥而西征恭問候
於軒屏時公病之已篤僅啓粲而點頭欲有言
而不得但相看方脈脈夫豈知此時之承拜僂
成幽明之永訣屬三霜之垂闕擬几筵之趨哭

縻郡符而經年困小兒之戲劇辜負情素方慙
恨曷極北望號慟方腸欲絕替兒手而酌觴冀
英靈之昭格

祭崔完海文

惟靈松柏貞操金玉美質皎皎亭亭蟬蛻衆濁
學本家庭詩禮自飭不喜俯仰如矢其直粵在
丁卯遭罹罔極誠孝所格 天日俯燭幽寃快
伸魏勳旋卓忠孝兩全孰不感服鳴琴二邑一
節清白奚取懸魚可方畱犢令聞四馳政聲洋
洋民呼杜名國有龔黃青史他年炳炳循良鳴

呼風雪嶠南兵塵京洛奔走暴露勤劬成疾南
還未幾遽至不淑鶴髮在堂日夕寃號以公純
孝胡寧忍斯養未及終澤未普施遠近嗟惜士
林悽悲嗚呼昔我及公葱竹相隨趨庭同業賴
公開發葛山中年惠好彌篤東華晚來聯榻磨
夏公砭我愚我規公剛胥匡終始洞照心腸今
焉已矣白首何託我病沈綿三春蟄伏公病未
診公歿未訣奔走最後恨結平生失聲長號有
淚河傾聊陳薄具詎盡哀情不昧者存歆此微

誠

祭金龜巖慶長文

溫良之性明敏之質孝友之行慤謹之德早登
師門孺染有得孜孜向學動遵繩墨凡我儕流
靡不敬服云胡不淑奄至此極喪未奔哭再暮
又迫緣我積病人事曠闕替遣豚兒奉陳洞酌
不昧者存庶幾昭格

祭張晚悔文

嗚呼昔在癸卯我先師宰我韶邑余以童子趨
隅公時在側應接無違度遂與之相識焉自是
出入門下四十餘年終始相與之深惟公泊文

林南郭入侍函丈出必聯榻春晚巖齋秋清吳
院幾許吟風而弄月相與把酒而論文謂茲百
年之內永保此好而無替豈意人事之變遽至
於斯邪嗚呼公嘗勸我寓木城距公居不一舍
而近相從四五年間益荷公眷恤之勤及余還
故山也歷拜高軒則公已寢疾眈眈相者忽忽
告別指後期於明春慨此日之可惜歸卽病與
爲隣未克踐約每憑往來書牘祇自悵然傷懷
曾未幾何遽承耗惡嗚呼已矣端慙之容堅確
之操敦厚之德和易之論今不可復見而復聞

矣往歲旣喪文林公又至此向來門下舊伴惟
余及南郭存而余亦衰病沈淹非久於世者死
而有知其或重逢於泉壤之間如疇曩之爲也
邪嗚呼公歿而未得就訣公葬而未克臨穴攀
輦酌觴替以迷兒南望悲號有隕如瀉

祭趙司果文

惟公氣宇軒昂曾襟灑落蟬蛻衆濁迥出流俗
行全孝友德洽鄉曲簞瓢屢空聊以自樂人爵
未至在公何戚百歲未滿彼蒼難詰曰余無似
猥蒙款接承誨生平幾多開發言念往歲拜謁

門牆精神依舊筋力尚強那知此日便是永訣
繫官東隅疾病沈瀆喪未奔哭葬未執紼真借
人手文瀝腸血惟公精爽庶幾昭格

祭仲氏晚悟公文

嗚呼天之降割于我家何其偏且酷邪往年旣
喪我伯姊仲氏今又棄我而先子余人世白首
何託此余所以號天長慟淚盡而繼血者也粵
我先考先妣實有令德懿範歸成于我公而公
之生也稟此純美在齒而竭力孝友式追先訓
稍長而專心經學動遵繩墨嘗謂士生斯世抱

負甚大寧濟斯世而未能不可塊然以自守宇
宙間萬事萬物靡不反復推究忠所以措諸事
業壬癸兵荒饘粥不給公能躬自負米不憚險
遠使甘旨無闕弟年九歲脚弱不能行公晝夜
擔負不知勞勩惟恐其或相遺失此雖細行疏
節亦可見孝友之彌篤時丁尚武士廢摛文而
公於顛沛手不釋卷聰明知忠日益超卓而於
洛建諸書益肆力焉發而爲文汪洋滂沛俯視
科第不啻拾芥念家貧而親老庶立揚而報德
柰之何昊天不弔荐降酷罰永抱風樹之大戚

草土三年哀毀踰禮氣血俱耗因成骨髓之疾
琴祥纔闋而值世昏亂杜門求志不求聞達迨
夫 聖作而物覩應 廷對而擢第一立于朝
者舉笏而相慶譬猶鵬背青天而驥足白日薄
試殘郵旋貳雄府蘇殘興廢眷眷於敦倫善俗
我冠正笏屹立臺端幾多鳳鳴而鶻擊語涉時
政則相臣爲之引避事關朝綱則勳貴爲之氣
奪力沮幸蜀之論痛斥和議之非而遇事敢言
言無不盡綽有古諍臣之風節以至生民之利
病邊圉之得失有若燭照而龜卜忠君愛國之

念常切於中憂時悶俗之語不絕於口茲蓋出
於平素之蓄積非以憤世而矯激若夫以雄渾
之識而養之以莊敬以魁梧之器而持之以謙
虛學貫天人而自視猶歛然行質神明而不自
以爲足光明俊偉不肯貶道以苟容難進易退
之節無讓於古人迥出於流俗搢紳擬之以柱
石士林望之以山斗而天不慙遺竟不得展布
所蘊官纔止於三品壽又不滿六十所謂神者
誠難明而天者誠難測矣此豈徒衰門之寡祐
實是斯文之不幸而生民之無祿公之歿也自

上震悼別致賻

命護喪而公卿大夫士無

不奔走來哭公之哀榮至此而極矣嗚呼痛哉
余之生後公十四歲公旣成立而余尚編髮公
常擊余之蒙警余之情提而又擻誘而且掖微
山肥遯之日蕭寺講論之夕余未嘗頃刻而離
側立身行己之要應事接物之方以至天人
性命文章體裁之類無不得於公而略涉其糟粕
一則嚴師之指引一則良友之德切顧余無似
縱未能少變狂疎之質而其拊育成就之恩固
已銘心而浹骨旣分家室又出世路別日常多

而會日常少每當臨歧不覺悽然作惡昔我萬
里槎行幸而生還故國握手相對悲喜兩至連
被對牀達宵竟夕公嘗厭薄浮榮志在卷懷謂
我兄弟三人自今共專一壑收拾殘編粗效晚
聞拙修之工庶不歸悠沉暴棄之域言猶在耳
宛其如昨而公之棄我何若是之促也嗚呼痛
哉往在仲春伯氏還自關東千里睽離之餘得
成數日之樂伯氏深以公漸敗爲憂而我以公
精力可恃爲慰豈知我之所恃者歸虛而伯氏
之所憂者驗於今日邪豈草土積毀之疾逾久

途濱而遽至此不淑邪公之寢疾也奉丘嫂奔
走入洛一室團聚而公已疾革不得開顏而慰
悅方其易簀之夕分司虜館經宿而來診已無
及矣天倫之間死生之際未承一言之託而旅
櫬之南也邊虞尚棘職務鞅掌又未得護還千
里以酬生平恩義之萬一嗚呼痛哉瞻彼梧山
是公真宅永歸之期迫在明晨哀哀此生永與
公相隔矣金玉之相鸞鵠之姿不可得以復見
矣正直之言莊重之論不可得以復聞矣則我
孔懷之痛安得不呼天而隕絕邪余自今年毛

血日以凋志氣日以摧人間此別亦能幾何關
邪言可以盡情不可縮一聲長痛萬古永訣嗚
呼痛哉

祭淑人金氏文

惟靈英睿之質徽柔之德粹如良金溫如崑玉
生長名門動遵禮義列傳古訓夙有聞知我年
十九君年十六言結其縈同牢而食琴瑟相和
墳簞偕樂我勉子順子勉我學相勗以正義存
德切子之廟見親疾方劇日夜侍湯不遑寢食
嘉子誠孝令我歎服歲在甲寅荐遭大感同我

擗踊日夜號泣送終無憾奉祭盡誠至行如此
無愧神明琴祥已闕北覲于榮因家以居樂且
忘歸曾未十載子又逢罹舅姑繼隕余將疇依
挈君而南返我桑鄉新構茅屋伯氏宅傍契活
蕭條生計酸辛梁氏自爨孟光布裙長年忍飢
猶不怨嗟待我如賓一心無違宦遊以來會少
別多每當分袂有淚傾河粵在丁卯扈駕蒼
黃事會艱難使君憂傷逮至戊辰聘于上邦
義重身輕肯恤私情鯨波萬里一葉行李惻惻
相別不忍正視者憶經年摧心傷骨旋旆之期

日祝夜卜歸帆無恙碧海利涉生還故山况如
夢中相對何言歡喜無窮悶君憂悴長伴枕牀
誓得殘縣慰君糟糠且莫違離共保餘齡去歲
仲冬離家赴洛別懷之苦有倍曩昔戾洛數月
聯翩簡札苦道別後昔疾難醫跽余天南徒勞
憂思省中一夜有夢驚疑長鬚奔告君疾漸危
跋涉雖勤道途逾邈纔到嶺底凶耗遽及倍道
而還望門而哭去時生離來時死別但見銘旌
莫接儀形幼穉滿室泣血相迎我入寢室想君
所歷巾箱刀尺宛有餘迹如聞君音如見君容

悽悽黯黯涕出無從吾聞古語仁者必壽以君
家世積累之厚以君淑德稀世之行景福空膺
遐齡永享胡不食報年虧四十天不可問理固
難測豈君致此緣我積惡病未及診歿未臨訣
飯含斂襲亦未躬執此生此恨曷有其極死生
先後只是一時死而有知其幾何離日月奔駛
卽真在明瞻彼鐵坡鬱鬱佳城卜云其吉庶安
靈魄攀輦酌觴一痛腸絕

祭亾子機文

嗚呼明日是汝初暮邪乃父還自朔方有日鴉

啼斷壠宿草披離環繞號哭有聲徹天汝其知
邪其不知邪嗚呼汝賦性仁厚喜愠不形自少
及長無纖毫過人以良子弟稱之至於居憂而
盡制事亾而如存至行醇正無愧神明余嘗期
汝以遠到孰謂汝遽棄余而先乎嗚呼余於上
年遠宦關塞汝來京師送我綠楊臨歧住馬不
忍爲別別未幾時凶耗遽至病而不知歿而亦
不知天涯地角遂成永訣人間慘禍寧有是邪
嗚呼吾家貧甚不免飢寒自汝母氏下世益無
聊賴余又遠宦汝當其苦提攜羣稚艱楚萬狀

逮汝去秋入洛惟一襦衣掩骼薄寒中人受傷
已滾而遭罹痘患於逆旅中縱令俞扁在傍其
可爲邪嗚呼返櫬故山喪無主者經年淺土再
暮奄迫人孰無死而孰如汝寃孰無喪敗而孰
如余酷非汝仁孝而罹禍實我積惡而致此歸
來故鄉物是人非幽明永隔一痛腸絕汝其知
邪否邪

祭亾子堪文

嗚呼嗟余之生賦命奇薄年來喪禍之慘有不
忍言而一兩月內汝妹先折汝又繼逝天之降

禍我家如其酷邪非汝之罪由余積惡痛哭
痛哭天地茫茫余在京師聞汝病亟馳還到家
汝已不省人事但見面目未接一話而遽至於
斯嗚呼痛哉念汝生而有疾長在汝母氏背上
二歲而始學步汝母氏每拊汝而言此兒偏使
我勤劬我死當享此兒之祭言猶在耳而汝母
已早世汝今又至此此非汝之遺恨而吾之長
痛也邪汝有二男又有遺腹果皆養育而成就
則汝於是爲不亾而汝母氏之言亦不歸虛也
邪言有盡而情不可窮單盃哭奠五內如割汝

其知邪否邪

祭南格菴師古墓文

斗南人傑海東康節令名不朽芳躅如昨展拜
墓下敬薦菲薄不昧者存尚冀昭格

祭朱孝子景顏墓文

嗚呼公之下世今幾歲月而公之行能使人起
敬豈古人所謂曠百世而相感者邪夫世之人
誰非父母之子而能盡子道者幾箇人哉公之
天性篤孝凡所以事存事亾一出於至誠孝感
之徵至有春鳩之掛門冬蚓之出井雖古王黃

之孝豈足以加此州里稱之 邦家旌之至今
人之稱公者不曰某而稱孝子噫可見維則之
德永久流芳而秉彝好德之天誠有不可誣者
矣悅道忝守茲邑貴耳於君子之風而身抱沈
痾不獲躬拜墓下替奠菲薄以寓景仰之忱公
必不昧庶幾昭格

墓表誌

先考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城隱府君墓表

府君諱侂字懼之鵝洲人自號城隱高麗孝子

按廉使諱祐之後曾祖諱俊禎承仕郎教授祖諱壽累除寢郎不起考諱元祿以至孝篤學

贈戶曹參議 旌表門閭妣星山李氏正言耕

隱先生諱孟專曾孫秉節校尉諱智源之女府

君生於嘉靖庚戌九月九日稟質醇厚慈詳惻

怛孝友因心式遵先訓讀書爲文不待程督而

自底于成爲儕流所推重丙子丁參議公憂廬

墓終三年壬辰倭亂與伯氏監察公倡義師遮

截賊北來之路徇郡多賴之癸巳先祖妣下世

雖在干戈中葬祭一於禮無憾癸卯因朝令撰

進亂中事蹟窮搜博采無毫毛爽失語完平李相公濼加葦服辛亥爲道儒倡抗疏論鄭仁弘秉國誣賢之罪士論肆之平生無疾言遽色口不言人過失然其好惡取舍一斷以義未嘗枉道苟合教諸子必以義方嘗書一絕以戒之曰持身如履薄操心若奉盈毋惰又母荒毋忝爾所生又以取友必端不妄交游爲戒處於鄉黨謙恭自牧凡人有喪莫不匍匐癸甲兵荒之歲饋粥不給而親戚之飢餓者竭力周恤家甚貧窶而安分自足未嘗爲戚促趨營計遂因俚語

爲之歌曰皇天皆賦命世人自不知安危利其
蓄營營無不爲君子知天命脩身順受之少攻
舉業而未嘗畱意中歲以後絕意進取日以經
史自娛嘗除永嘉教授不赴甲寅六月二十七
日以疾終于寢享年六十五先妣順天朴氏平
陽府院君天祥之後曾祖諱璿義興縣監祖諱
季卿忠義衛副司果考諱倫展力副尉先妣端
良仁孝事君子訓子女皆可爲壺範與府君生
於同年歿亦同年實四月十六日是歲十二月
二十八日丙午合窆于義城縣南五土山兌向

之原 崇禎己巳 贈府君通政大夫承政院

左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 贈妣淑夫人以仲

男達道參寧 社原從勳也生三男三女男長

適道進士祥雲道察訪次達道擢癸亥 廷試

壯元弘文館修撰次悅道擢甲子增廣今爲宗

簿寺正知製 教女適士人金有燁奉事任乃

重僉正朴宗敬內外孫曾男女總百餘人嗚呼

不肖遺孤竊位于 朝祿不及養墓木已拱嗚

呼痛哉昊天罔極

先妣 贈淑夫人順天朴氏墓誌

先妣姓朴氏系出順天平陽府院君諱天祥之
後爲東韓望族赫世冠冕曾大父諱璿義興縣
監大父諱季卿忠義衛副司果考諱倫展力副
尉妣南陽洪氏龍宮縣監諱錫龜之孫從仕郎
諱璿之女先妣以嘉靖庚戌十一月七日生稟
性端良仁孝慈詳歲辛亥母夫人遘癘危劇時
副尉公出避于外二舅俱在齟齬先妣獨日夜
侍側目不交睫及喪出攀號哭擗絕而復甦躬
自斂襲哀毀踰禮翌年春又遭副尉公喪初終
葬祭必誠必信勿之有憾此則不肖子有聞於

舅氏者也及歸事君子順迪無違先君子不以
產業爲意而營治勤劇不至匱乏其奉祭也稱
家有無務極精潔訓子女以勤謹和順爲主不
法之言非義之事戒飭不相干二舅蚤失怙恃
撫育婚娶情義俱盡及壬癸兵凶收置于家饋
粥必共和於娣姒睦於宗族上下俱得其歡心
其他言行皆可爲壺範此則不肖子耳聞而目
逮者也嗚呼以吾先妣之令德懿行宜膺景福
永享遐齡而旻天不弔閔凶荐及歲甲寅先妣
與先君子隔一月而相繼棄養降禍之酷有如

是邪攀號莫及昊天罔極不肖遺孤不敢稱道
先德而刻誌幽堂不可無文故略敘世系行蹟
之大槩如右若夫子女及享年幾卒某日葬某
日已具於先君子誌文中今不復錄

仲氏晚悟公墓誌

公諱達道字亨甫號晚悟鵝洲人上世有版圖
判書諱允濡按廉使諱祐以忠孝著稱自是世
有聞人曾祖諱壽有隱德前後徵辟皆不就祖
諱元祿以至孝篤學 贈戶部侍郎世稱悔堂
先生考諱伾有士林望 贈左承宣妣順天朴

氏 贈淑夫人參判安命后展力副尉倫女公
幼岐嶷嗜學不待勸嘗自述四十言以見志十
餘歲已通經傳子史爲文辭蔚然有古作者口
氣及長歷拜月川趙先生西厓柳先生得聞陶
山心學之訣又從旅軒張先生講質理氣分合
等說萬曆庚戌陞上庠甲寅荐遭內外艱廬墓
終制服旣闋見時象乖亂攜家入黃鶴山中一
以讀書求志爲事天啓癸亥 聖上改玉起應
廷對擢第一卽補成均館典籍冬有大臣言出
爲成歡郵丞施罷得宐人畜俱盛明年賊适反

大駕南遷公以差員立辨夫馬五百捷應機
會人皆多之冬拜全州判官設鄉約立學規慨
然有挽回世道之志未幾引疾棄歸丙寅除刑
禮曹正郎冬拜司諫院正言疏陳時弊十事未
復推言修省之實 上皆嘉納丁卯春又拜正
言時清兵猝至 上會臣僚議去邪公請固守
都城進兵親征 上爲之改容及扈 駕入江
都力爭和議之非仍陳酬怨雪恥之策累千言
計雖不用識者韙之時毛帥文龍守椴島以引
賊襲島等語構誣我國公奉 命入毛營善辭

應對毛帥遂感悟盡還本國人擄在島中者既
又歷陳兩西形勢奴賊情狀馳驛以聞上嘉
之以持平召還及登對又降別諭以獎之時
臺諫論勳宰驕橫之失忤旨見罷公卽詣臺
自列極陳其失以語逼廟堂左右揆一時引避
上大怒特命拿推於是直聲振朝野世稱三
學士蓋指尹公煌趙公綱及公也翌年春拜禮
曹正郎往審德安二陵旣復命仍疏進西
路飢民流入關北狀請依宋祖楊泗故事發軍
儲以賑之仍拜侍講院文學兼知製教秋移

持平尋還文學陞弼善冬拜司憲府掌令不赴
己巳歷成均館直講司諫院獻納復拜掌令承
召還朝有一勳宰侵侮相臣於筵中公以相
臣不尊則朝廷不尊上章彈之人爲之竦然冬
又以掌令 召還因求言上疏陳弭灾恤民之
道 上優批答之庚午又拜掌令停大司憲鄭
公蘊合三啓旋拜掌樂正因疾還鄉辛未復拜
掌令上章論追崇之失言甚切直未幾移軍資
正又拜弘文館修撰以病辭卒於京師 上聞
之悼歎別致賻儀且 命沿路護喪返葬于本

縣梧桐山西麓乙坐之原公生於萬曆丙子至
卒之歲崇禎辛未享年五十有六娶宗室德信
正鸞壽女生三男二女曰在徵衛率曰圭文佐
郎曰整未仕女適士人尹以觀參奉朴忠基鳴
公學可以牖後德可以範俗仁足以尊主庇
民而旣靳其位又戾其年使有爲之志萬不一
施天之所爲謂之何哉諸孤請余誌幽堂余非
其人略記其世系子女履歷大槩如右嗚呼余
尚忍誌公之墓邪余之誌曷足以不朽公邪痛
哉痛哉

從兄處士公墓誌

從兄處士公歿之十有七年孤甥袖公行蹟示
曰吾父事業雖未顯揚於世居家行誼有足聽
聞於人者恐遂泯沒無傳略記一二而知吾父
志行宜莫如吾叔得一言以傳後是與吾不朽
也嗚呼余其可以老病辭諸公姓申諱志道字
汝遠鵝洲人高麗孝子按廉使諱祐之八世孫
曾大父諱壽屢除寢郎不仕大父諱元祿號悔
堂先生 贈戶曹參議孝 聞旌閭考諱似司
憲府監察妣牙山蔣氏判書成吉之後 贈參

議崙之女以萬曆壬午四月戊戌生公于元興
洞里第公資稟明敏孝友出天性又好學出入
於旅軒張先生之門爲諸友所推重乙卯丁外
艱哀毀盡制奉偏母七年色養無違及丁憂戚
易得中無憾于前喪服旣闋移卜于下川里屏
舉業一室圖書玩而樂之無一毫外物之累焉
鄉人高其行齊薦于邑宰再申于方伯至陞禮
部而一命未及焉茲豈非命也邪崇禎壬午十
二月十一日終于正寢享年纔一周甲明年二
月二十四日甲申葬于縣東龜川之洞丙向原

距先兆二里許配金海金氏縣監範之曾孫處
士紳之女有一男媾卽請誌於余者也公不以
晚得一子而弛其教導之方卒能世其家二女
長適永嘉權以鏗生一女一男次適咸陽朴世
綱生一女媾娶士人真城李爾梅女生四男一
女長曰承錫餘皆齟齬公雖沈淪於世而胤嗣
如是蕃衍天之報施之道其將有待於後日邪
嗚呼公處兄弟極其友遇宗族盡其力視諸姪
無間已出處事接物一出於誠敬聞人之善猶
恐不及見人之惡不置牙頰和氣每發於待人

忿怒不施於僕隸此雖公所性者然而苟無平日所養能如是乎先兄晚悟公之喪公扶病來往竭誠營窆諸孤嘗感銘于心爲言公不置又以公所嘗言者屬余曰形分一體彼不令者何不由先訓或墜家聲非孝也嗚呼公之可範於後者寧獨此一言已乎是爲誌

淑人聞韶金氏墓誌

淑人金氏系出義城高麗太子詹事諱龍庇之後曾祖諱璉生員 贈吏曹判書祖諱誠一卽鶴峯先生德行事業爲世真儒考諱浹從仕郎

妣盈德朱氏軍器寺奉事諱應邦之女縣監諱
贊之孫淑人生於萬曆壬辰八月六日癸巳資
稟貞靜容儀端莊從仕公甚鍾愛之丁未歸于
我爲寒士妻酸苦難堪而處之裕如辛亥先妣
積病沈緜淑人調嘗藥餌晝宵遑遑少無倦色
先妣浚嘉之甲寅夏先考先妣相繼棄養送終
祭奠一以誠信服旣闋移家于榮乙丑復還聞
韶生計益聊落而營治勤劇不至絕乏丁卯胡
變余扈 駕江都戊辰差冬至書狀越海朝
天匝一朞而還淑人居常憂悴以致成疾庚午

二月二十六日丙子捐世得年纔三十有九嗚呼余時在京師聞病勢轉舛晚始奔還已無及矣此恨曷已初葬于義城縣北鐵坡之原後九年戊寅十月日改葬於縣南五土山亭子洞庚向之原生五男二女男長機娶生員金鑒女不幸服纔闋而夭次坂娶察訪金昌祖女生一男四女次堪娶府使金宗一女亦早夭有二男一女次塼先娶夏城曹承孝女生一男後娶永川李廷誦女生一女次埤娶 贈執義李橋女生一男女長適士人金宗源生一男三女次適士

人權靈又早夭無后嗚呼淑人自幼孺染家庭
動遵閨範及歸事舅姑至誠友於娣姒睦於宗
黨一門無不悅服以至女工中饋咸致其精潔
凡有所爲必問於余不敢自專賓敬盡道終始
如一顧余剛柔無常造次爽宜隨事匡救有如
彊輔然余之所以志學不惰實內助居多以若
淑德懿行宜膺景福享遐齡而年未中身遽至
天闕旣歿之後子女喪禍如是慘酷福善之理
果如是邪悲夫悲夫

亾子塋壙記

申機字止叔鵝洲人父曰悅道司憲府掌令祖
諱伧 贈承政院左承旨號城隱曾祖諱元祿
贈戶曹參議以孝旌門號悔堂先生母淑人
聞韶金氏從仕郎諱浚女鶴峯先生諱誠一孫
乃父自聞韶移居榮川之葛山以萬曆辛亥正
月六日生機幼而岐嶷長而醇謹庚午遭淑人
憂哀毀盡制人謂善居喪壬申服闋乃父將赴
任關北爲覲入都送我于楊州之綠楊歸抵聞
慶馬包院邁痘疾至十月十五日竟不起嗚呼
痛矣自聞慶返櫬故山藁葬於鐵坡淑人墓下

癸酉乃父還自朔方卜得八智先塋後辛坐之
原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乙酉并遷其婦金
氏墓合葬焉金氏籍宣城生員諱鑾之女吏曹
參判諱功之孫校理李光胤其外祖也生于辛
亥五月十日歿於庚午六月二十六日有一男
甫三歲而夭嗚呼兒之純姿至行空享遐福而
緣我積惡以致夭歿又無嗣續只自拊膺長慟
而已後十七年戊子四月日父泣識

懶齋先生文集卷之七

懶齋先生文集目錄

卷八

行狀

敬亭李公行狀

伯祖靜隱公行狀

仲氏晚悟公行狀

紫巖李公行狀



懶齋先生文集卷之八

行狀

敬亭李公行狀

公諱民歲字寬南自號敬亭姓李氏系出永陽
高麗典工判書永堅其顯祖也曾祖諱世憲成
均進士 贈左承旨祖諱汝諧 贈吏曹參判

考諱光俊登文科官至觀察使 贈禮曹參判

世以文學行諳聞妣貞夫人平山申氏壯節公
崇謙之後引儀權之女以隆慶庚午十一月八
日生公自幼穎悟絕倫八歲已曉文義甫成童

聲譽藉蔚壬辰從觀察公于江陵任所倭寇猝
至公相機發慮多所措畫一境賴之丁酉登

廷試第四名分隸承文陞著作辛丑除承政院

注書壬寅除侍講院說書尋移司書以書狀赴

京清謹自持及還行橐蕭然癸卯除兵曹佐

郎是冬復設文臣月課公文思川湧製輒居魁

一時名士無敢敵者乙巳擬銓郎選當路者素

忌公因差濟州點馬使蓋藉極選之命而內

實擠之也知舊多來唁公笑曰此行濯足南溟

水中振衣漢孥山上亦一快事死生有命豈獨

嶺海之外能死人哉無幾微見於顏面耽羅海
路險遠自前奉使者候風發船動經累朔公辭
朝四十餘日而復命人皆神之至是朝著
己有不靖之漸公無意進取與弟參判公民寔
賃舟南還親朋贈詩有全家沂月峽去國失龍
泉之句戊申除持平強起趨召公以時望久
蟄鄉第及還朝物議翕然几有論啓就公
裁正時朝廷有鞫獄誣引狼藉被陷之人多前
忌公者而公持論平正多所救解聞者咸服其
雅量未幾參弘文錄仍選湖堂爲一時推重如

此已酉丁觀察公憂喪葬祭奠一於禮無憾癸
丑除禮曹正郎遷弘文館校理賊臣爾瞻因巫
蠱獄謀廢 母后鄭造尹訥等首發各處之啓
公挺身陳劄曰討逆之義不可不嚴而處變之
道亦不可不盡二者有一毫未盡則王法有所
不行而人道亦幾乎熄矣以殿下無間之孝遭
千古所無之變豈不以古聖人至極之道爲法
於今日乎頃者造訥等指斥 慈殿至曰顯有
當絕之惡又曰爲今臣子者不可以國母待之
又引遜邾遷后之語而結之以臣等之所見如

此此豈人臣所可道之語哉其得罪於倫紀甚
矣辭語截直無所忌諱中外爲之悚然李惺等
又以黨逆構誣漢陰李相國欲發論劾之公不
從因此見罷乙卯復除修撰完平李相國坐密
劄切諫按律之啓將發公於公坐中正色折之
羣凶以此尤嫉公遂摘箋文中魯國成風等語
彈劾削職公卽日還鄉惟以看書吟詩爲事泊
然無意於世癸亥 反正初收用昏朝擯斥人
公以宗簿寺正還 朝仍差奏請使書狀官是
時冠蓋由海路蛟窟龍戶險阻萬狀公嘯詠蓬

底神氣自若既到京師讒說固極至有查問
指揮公與上副使投呈辨誣縷縷數百言辨對
甚晰仍留歲餘得竣事而還蓋於是行呈下非
一再而多公手畢也在途除成均館司成既復
命陞資通政又有田民賞賜之典乙丑除刑
曹參議病不赴冬除承政院同副承旨丙寅春
陞左承旨時有金浦因山之役工役垂畢而
有術家歧論上命公往審公以術不可信之
意反復回啓上意乃定國家自反正後
與建虜絕且未遑邊備公患之因虹貫之異陳

啓以爲將有外寇之應請備不虞其濞憂遠
慮者執左契而人皆以爲迂至翌年亂作始服
其先見之明丁卯春賊逼江都公聞變卽發自
分朝馳詣行在所扈駕還都冬又拜承
旨戊辰夏遽歸公在喉院數年濞得惟允之體
己巳春除刑曹參議不赴公累經海行積勞成
疾八月十五日遽啓手足春秋未周甲一歲以
是歲十一月三日祔葬于縣西霞峴觀察公墓
下西坐之原公風儀峻整器度凝重望之儼然
人皆畏敬聰明絕人一覽輒記六經蘊奧百家

汗漫靡不精思力究極其歸趣發爲文章宏博
典雅倣先秦兩漢之軌範蓋公德足以鎮物才
足以經世文足以華國廊廟館閣無處不當而
中值昏亂不樂仕進纔遇 聖明大限遽促使
公平日所蘊不能展布其萬一茲豈非世道之
不幸而後人之所共嗟惜也邪當羣凶秉國彝
倫斃絕之日大臣元老相繼竄逐雖素號剛勁
者莫不惴惴慄慄縮首屏氣而公能凜然特立
隨事駁正知有義理而不知有禍福雖緣衆怒
蜚集旋被削逐而一脈綱常賴公不墜真可謂

砥柱中流矣公於文無不能而尤長於詞律嘗
題打麥詞或傳示崔簡易簡易驚問曰文力雅
健非今人口氣古人集中亦未多見或以公對
簡易曰不料此老文章至此歎玩不已公之再
赴燕京也水陸往還累萬餘里所過沿途奇勝
異躅恣意搜擿間與學士大夫送相唱酬格力
蒼健華人愛而敬之至稱李謫仙公之名蓋已
聞於天下矣一生製述甚夥而多散佚參判公
收拾亂藁得數千首將繕寫付剞劂以壽其傳
不朽之業其在斯歟公凡再娶前夫人襄陽權

氏文淵女後夫人宜寧南氏察訪以仁女俱無
嗣以參判第三子廷機爲後廷機登文科今爲
金泉道察訪不佞出入門屏猥蒙知遇提撕誨
諭情義之篤迥出尋常今茲胤友察訪以其家
狀要一言證正不佞無狀烏足以形容德媿之
盛而義不可以固辭遂爲之敘次如右以寓平
昔慕悅之忱云爾

伯祖靜隱公行狀

公諱元福字仲綏號靜隱貫鵝洲六代祖諱祐
仕高麗官至金羅道按廉使處昏濁之世廉潔

自勵考版圖判書公卒廬于墓側朝夕號哭有
雙竹生于墓前人以爲孝感事 聞旌閭是生
諱光富以直道見忤於世貶爵內府令是生諱
士廉官止彥陽縣監於公間四世曾祖諱錫命
成均生負祖諱俊禎從仕卽教授考諱壽隱居
高蹈累 除寢卽不起世以處士稱之配義興
朴氏父諱自儉主簿祖諱惟昌郡守曾祖諱良
成均生負以 正德己巳正月二十九日生公
于義城縣南元興洞里第自幼孝友篤至天性
然也歲丙戌處士公寢疾危頽醫藥无效時公

年十八我王考悔堂府君纔十一歲左右扶將
暫不離側一日悔堂府君忽不知所往公於晝
宵憂遑之中念釋弟不置涕淚滂淫未幾悔堂
府君自八公山採藥而還公抱而泣曰爾以弱
齡能涉遠覓藥如此天必感爾誠矣從良醫劑
進自是不交睫解帶者凡八年癸巳遭大故哀
毀幾至滅性遂營窆于八智乾向之原山下多
居民公與悔堂府君遍詣村人涕泣懇乞村人
感其誠意遂徙居而許葬焉既葬廬墓終制仍
構小齋以寓永世之慕奉偏慈極其誠甘旨之

供不以家貧而或闕至於澣褻除穢等節亦不
殿之人堂前雜植奇花異草要以慰悅親心乙
亥母夫人疾革公兄躬日夜煎注籲天及遭變
送終之節極其情禮遶合窆于處士公墓下兄
癸日三上墓攀號悲痛風雪不廢時人以大小
連襦之癸卯悔堂府君從學慎齋周先生于白
雲洞書院還告于公曰豐川之有書院實是士
林盛事吾鄉獨無葺修之所乎公曰是吾志也
遂營建于長川之上其規畫施設盖多公之力
也丙子悔堂府君以疾終于廬所公摧痛若割

念其平生至行可質神明而恐湮沒無傳遂述
其孝父母友兄弟之事名之曰孝友錄鶴峯金
先生一見感歎遂以小詩題其後 萬曆庚辰
薦孝友 除獻陵參奉公以祿不及養辭就所
居之東築數間茅屋扁之以靜隱日吟哦自娛
於其間甲申五月二日終于正寢享年七十六
以七月十六日葬于八智處士公墓下嗚呼公
事親以孝終始無違友于兄弟至老彌篤教子
以義方訓人以遜悌常持堅固刻勵之志而只
從平易真實處用工勉進後學汲汲如不及於

校塾藏修之所無不致力焉此公平日行蹟之
大略也配興陽李氏清白吏堰之後崇年之女
生稟懿性克協公德生于正德己巳十月七
日沒于萬曆丙戌十月七日合塋于八智山
生二子三女男長儼生一子弘道以文學名世
次僦生二子崇道欽道女長適張慶斗次康景
福鄭希恭弘道有二子長壻文科縣監次墳崇
道生二子圻塢欽道生四子塢塢塢塢塢內外孫
曾揔若干人天將以是烏報也邪竊念公之至
行懿範必多有可述者而屢經兵燹之餘家藏

遺蹟散佚無徵存者殆不能十之一且今先長
老零落已盡以悅道謏聞何能發揮其萬一哉
聊記家庭間平日所耳濡而目染者俾雲仍略
有所考據而追慕因欲乞銘於世之直而不華
者以爲傳信不朽之資云 崇禎紀元後壬辰
十月日從孫通訓大夫前行司憲府掌令知製
教悅道謹狀

仲氏晚悟公行狀

公諱達道字亨甫自號晚悟鵝洲人高麗時有
版圖判書諱允濡以直諫著稱生諱祐全羅道

按廉使廬墓泣血有雙竹抽于墓前事聞旌閭
生諱光富仕 本朝出入臺省遇事敢言忤權
姦貶爵內府令於公間七世自是代有聞人曾
祖諱壽隱居求志前後徵辟皆不就慎齋先生
實銘其墓祖諱元祿出入諸先正之門以孝友
成德世稱悔堂先生 贈戶部侍郎又 旌表
門閭考諱侂號城隱嘗抗疏論鄭仁弘誣賢之
罪以公參寧 社勳 贈左承宣妣順天村氏
贈淑夫人展力副尉倫之女參判安命之後
實有令德克配君子以萬曆四年丙子八月二

十日庚辰生公于縣東陶巖里第自幼岐嶷異
凡兒五歲從從祖兄鼎峯公弘道始受句讀坐
立有常處鼎峯心偉之七八歲通孝經四子不
待強教日漸開益嘗自述四十言曰皇天賦予
初無賢不肖之異雖聖賢亦非兩口而四目彼
丈夫我丈夫有爲者亦若是期追前脩之微躅
又手書程子四勿箴揭之座壁出入觀省蓋其
發軔之初立志之分已如此壬辰島夷發難公
年纔十七躬自負米於數百里之外以資菽水
有時出入死生相機發慮一門百餘口賴而獲

濟丁酉賊再掬舉家奔避弟悅道年纔九歲脚
弱不能行公晝夜擔負越涉險阻猶恐其或相
遺失行路爲之感歎時南土剝於兵饑疫仍之
人皆救死不暇不知讀書之爲何事公能發奮
自厲雖行商逆旅間輒以書籍自隨未嘗暫刻
放過自經傳子史以至洛建諸書無不淹貫而
有自得之妙發而爲文汪洋自肆無敢御者嘗
赴宣城聞月川趙先生講學于陶院負笈從之
趙先生嘉其年少篤志告以溪門心學之訣因
爲詩勗之公自是慨然有求道之志往來質疑

殆無虛歲又嘗出入於西厓柳先生之門及二
先生歿贄拜旅軒張先生于南山講論四七理
氣分合等說張先生深敬重之庚戌陞上庠甲
寅夏荐丁內外艱哀毀幾至滅性居喪節度悉
用文公家禮服既闋見時象乖亂攜家入黃鶴
山中構數間矮屋杜門却掃一以讀書求志爲
事有時疏糲不繼曠然不以爲意天啓癸亥
聖主龍興公於是起應 廷對擢第一卽補成
均館典籍是冬成歡郵丞缺大臣欲先歷試公
才自遣之歡當兩湖要衝凋弊甚至則校講利

害廢置得空上下責應有緒不數月而郵卒大
蘇明年正月李适反直逼京師上夜出崇禮
門南幸公州變生倉卒百官多徒步從之公以
差員指顧之間聚得夫馬五百以備儀衛人以
是益知有應卒之才及上還都投印南歸冬
除全州判官州大而劇素號難治公才長於治
繁性又公廉平恕不繩而吏戢不怒而民戒不
規規於簿書期會之末而事自辦集一境晏然
至是歎曰有國一日不可一日無教化而今之
爲守宰者漫不加之意何怪乎民俗之日壞士

趨之日渝乎於是就藍田呂氏鄉約朱子白鹿
洞規而酌古參今諭告鄉井使之次第舉行每
月朔詣黌堂與諸生講論小學家禮等書行之
半年庶幾有風動之漸旋有不樂于心引疾棄
歸州民大小遮道掩泣或有追至數百里者丙
寅除刑曹正郎遷禮曹冬拜司諫院正言上疏
陳時務十條曰用賢良曰擇守令曰收人心曰
厚風俗曰開諫諍曰決壅蔽曰慎庶獄曰省冗
官曰均貢賦曰修軍政又以修省之說申告于
終曰 殿下爰自初潛以至爲君仁孝恭儉之

德聞於四方奮發乾剛迓續大命扶彝倫於旣
斁存 廟社於垂亾則 殿下之立志不可謂
不篤矣昧爽丕顯對越上帝內無聲色之娛外
絕遊田之樂則 殿下之居敬不可謂不密矣
引接臣僚講論經義不以盛暑而或廢不以微
恙而暫輟則 殿下之好學不可謂不勤矣夫
以我 殿下仁孝之姿篤實之志居敬勤學之
工又如此則庶幾 聖德日隆至治可興而自
古人君常患有始而無終者其病皆在於心不
能純一不審淵涓蠖濩之中體天謹獨之工果

能真實而無虛偽之雜悠久而無間斷之時乎
此則 殿下之所獨知而非臣愚昧疎逖所得
以妄測者也然竊自退省於施爲運用之際則
求治之意雖切而端本之工漸弛善惡邪正之
幾未盡判焉是非得失之辨未盡精焉因循荏
苒苟度歲月了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 聖志
下慰人望者此臣愚所以爲 殿下惜之而以
殿下平日嚮道之心亦必慨然長吁不勝其
憂懼者矣伏願 殿下先就六經之文以究其
事理之當否及歷代之史以驗其得失之迹且

將洛建諸君子之書朝夕遮眼細心紬繹以盡
其旨義歸趣之所極要使吾之心地開明義理
昭著而清閒燕逸之中必存戒懼之心思慮應
接之際益加省察之工剛健而不已誠實而無
間則自然行解相資動靜交養大本立而達道
行體用合而物我一此中和位育之極功體信
達順之成效而臣之所陳十條特其舉措之具
耳何患乎難行哉疏入 上答曰條陳十事無
非至論末端所言尤爲切實予當體念而議處
焉旣遞 特旨還授丁卯正月奴賊陷義州都

城洵懼 上引二品以上及三司多官會議有
一勳宰首唱幸蜀之策公進言曰 大駕離都
城一步則民皆散矣無可爲矣亟選精銳分據
江津 親御六轡進駐坡州以示先人有奪人
之氣不宐先自摧縮以示弱也 上爲之改容
徐曰當與廟堂議處焉未幾扈 駕入江都時
胡差劉海到平山貽書督和以拒絕 天朝爲
辭廷議欲許之公挺身力爭曰君臣大義天之
經地之緯人之彝也況我國之於 天朝義則
君臣恩猶父子死生存亡不敢有貳雖此窮蹙

靡騁之日君臣上下斷當憤不顧身拒守江津
克壯天塹之勢斥絕虜使堅定誓死之志則彼
雖天下莫強之敵豈能提不萬之師乘不習之
艦輕犯我島中乎設或衆寡異形強弱殊勢危
逼之禍百倍今日吾於君臣之間旣已無憾則
其賢於屈辱而苟存固已遠矣以我 殿下之
英武明睿豈不瞭然於安危之分得失之機而
但爲兇鋒所迫妖言所惑其於攻戰守禦之策
無一事措畫日與羣臣從事於往復文字之間
惟恐片言隻辭之觸犯彼怒不知如此委靡將

欲稅駕何地此臣所以失聲長慟不覺肝膽之
墜地也又與司諫尹煌極言完城君崔鳴吉主
和誤國之罪朝著爲之悚然及賊退以不能自
強乞憐於犬羊爲極天之憤遂陳經國撥亂之
策累千言其略曰兇醜匪茹敢抗大邦吞噬全
遼假氣自大我雖危急存亡之日其不可和也
義理明矣况以我國積累之勢君臣上下苟能
同心戮力以死自誓則縱不能奮揚威武蕩滅
醜類猶足以堅壘高壁遏窮寇墮突之勢而計
不出此乃反墮其術中賂以金繒質以王弟束

手乞憐苟冀朝夕之不亾從古講和皆是無遠慮者姑息一時之計而其軟巽苟且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方其與賊議和也大小羣情且喜且懼喜者幸其無事懼者慮有後患而虜使纔退憂者少喜者多舒緩寬縱略與平日無異如此者未必不以羈縻爲一毫可恃之道然以臣策之賊之敗盟再動近則數年遠不過五年但未必今冬與明春耳苟不於此時孜孜矻矻不遑寢食以爲自強之策則廟社必至丘墟民庶必至魚肉臣妾必至奴虜地坼天崩之慘有

不忍言思之及此寧不凜然寒心也哉伏願
殿下罷黜和議獎率臣隣積誠意以導之立紀
綱以振之使中外士庶曉然皆知 聖上之心
惟在於酬怨刷恥而了無遷延前却之態則凡
有血氣者孰不懽欣踊躍作心殫誠爲 殿下
致死力乎奴賊聞之未必不爲之氣挫而目前
侵陵之禍異日摧陷之患或可以少緩矣夫如
是則理得勢全名正實利其與姑恃必不可成
之虛計而坐而待亾不可同年而語也決矣又
陳急務五事一回 鑾輿二擇帥臣三謹防守

四節財用五收人心其末畧曰 殿下勿以賊
至而驚動勿以賊退而苟安勿以國小而自危
勿以勢屈而自沮究觀前史興復之主所以處
患者如何所以自修者如何何以使羣策畢集
何以使衆材畢進燕閒之所滾思朝晝之所猷
爲惟在於湔羞雪憤而不以宴安玩愒之心參
錯於其間則內外之臣亦各自勵舉措施爲漸
有條理何患國耻之未雪也朱子曰沮國家恢
復之大計壞邊陲備禦之常規者皆講和之說
也若恃一和字而志不先立計不素定因循頽

墮不能自強則義理漸晦人心益壞無以存天下之大防而治兵理財之政皆如畫脂鏤冰無著手處其於酬惡刷耻之機不浸近而愈遠矣豈不大可懼哉公之前後疏語切中時務而未見施識者恨之時檄島帥毛文龍構誣我國至以交通北虜合勢襲島等語播告軍門事將不測 朝廷議遣使諭之月沙李相國以公啓差蓋極一時之選也公承命入檄島毛帥就見本國咨文發怒曰爾國反咎我不援乎爾國人欲甘心於我無故引賊賊纔犯境即與之

誠心講和忘恩悖理莫此之甚孰謂爾鮮禮義
之邦公進言曰小邦之從事大鎮今幾年矣憑
藉威靈殫竭心力誓滅此奴而後已老爺不能
無動於往來流言不卽馳報賊情使自爲計又
不沮遏凶鋒少紓其急平日倚恃之意果安在
哉小邦之臣事 天朝餘二百年 太祖皇帝
始定封號 神宗皇帝再造邦域式至于今回
已殄之倫延幾絕之祚父父子子世世安業皆
聖天子賜也卽使小邦君臣舉族而殉白刃
犁庭掃穴馘奴大社猶不足以報其萬一忍反

滅絕天常潛與虜通謀害我堂堂 天朝之帥

臣乎方賊之再三脅和也淪亾之禍非朝伊暮

寡君猶守正不撓峻斥虜使至其遜辭請謝

而後姑許羈縻以緩目前之急此固老爺之所

明知也以是而謂之誠心講和有若納款之為

則小邦情事不亦寃甚矣乎天地神明實所監

臨非可誣也都督乃笑曰忠信之國豈真有此

講和之為羈縻我亦知之但不可以此聞於

中朝以貽天下之譏也公對曰君臣父子也子

不容有隱於父臣不容有隱於君小邦既迫於

事勢有此不得已之舉則斷當畢露情悃備陳
委折以竣 聖天子處分而已安敢爲一時耳
目回互迷藏自陷於欺天罔日之科哉先是毛
帥以退賊自爲已功聞于 天朝故牢諱講和
之說及奏 聞使至必欲改構奏草公與奏使
力辨不置辭嚴義正毛帥知不可強遣人補謝
辭退時呈文陳本國人民被虜入島狀辭甚悽
惻毛帥感悟盡還男女老弱七百餘人公於是
搜取餘餉計口分賑所過諸島飢民之願乞出
陸者并使之登船朝夕設粥一體救恤如是者

五六日既到甌山使本縣供之太守不肯公正
色曰此獨非我 聖上赤子耶公爲 朝家命
吏忍使數千生靈纔脫虎狼之口又爲烏鳶之
食邪卽日馳見都事黃澹請得使行儲米十斛
以賑之時賊尚畱淚西戰骨盈城餓莩相枕公
念國事至此爲之慷慨流涕其對邊鎮守領輒
以設保障置屯田數事力言不已嘗見鄭鳳壽
金礪器於島中大奇之爲之語曰將軍冒死守
孤城屢有斬獲之功苟非忠憤積中何以至此
惟願益自激勵亟樹奇勲因解所帶弓矢以給

之又悶其兵匱食乏思所以措畫而力不可及
則痛詆備邊諸宰之不能及時建策坐待必至
之禍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公於是行歷盡兩西
備審山川形勢奴賊情狀遂以逐日所見聞者
別具 啓聞所言皆固邦保民勘亂刷耻之策

上嘉之以持平 召還既復 命又 降別

諭以獎之公自是愈益感激傾倒知無不言言
無不盡其論張晚李復匡金縉朴惟建事及諸
宮家魚鹽船稅蘆田之弊皆是時所陳 啓者
也會尹煌趙綱等論勲宰驕橫之失 上怒有

臺官嚴治之 教公卽詣臺自列曰臺諫是非
常隨公議公議所在臺諫安得不言尹煌之啓
趙綱之疏皆因公議而出於忠憤非構捏陷人
之論也 殿下詆斥之折辱之如此臣恐直氣
摧折公議泯滅危亡之禍將不旋踵矣且廟堂
臺閣歧而爲二言必矛盾計必柄鑿不知協和
朝廷而只要和好胡虜不知攻擊胡虜而惟務
排擊臺諫夷狄侵凌甲兵不多非今日之憂也
朝廷不和腹心受病將至於不可救藥此誠今
日之所大憂也臣旣參於尹煌論列勲臣之啓

又參於趙綱請罷四大將軍官之章則臣之罪
矣有甚於尹煌趙綱請命先斥臣職於是左
相申欽右相吳允謙以啓辭中廟堂臺閣歧二
語一時引避上大怒特命先罷後推大臣
兩司請收成命而不允玉堂進劄然後還收
奪告身之命公嘗與尹趙二公共斥和議之
非至是又文章力諍言甚截直世以三學士稱
焉七月引疾南還作歸去來曲以見志崇禎
戊辰拜禮曹正印承命赴咸興奉審德安
二陵還朝之日疏陳西路飢氓流入關北慘不

忍見之狀其畧曰西土之民新經大亂瘡痍未起而顛癘之憂一至於此 朝廷若不及時拯濟則涸轍餘爨無保命之望令 廟堂亟發列邑軍實以賑之固無不可也或者曰軍餉所以備不虞不可輕施臣以爲不然國家之所恃者民有事則民盡兵也無事則兵皆民也何可以兵民異視而爲軍兵日後備使斯民盡戮於目前而莫之恤也宋建隆中楊泗大饑沈淪使吳越歸請貸軍儲百餘萬斛以賑民宋祖卽命發廩貸之此可謂深知兵民一體之義而今日

荒政之所當師法也又曰西北之地素稱肥饒而兵凶之餘田功全廢沿路所起墾殆不能十之一雖當豐年穰歲便同無麩之不托其有呼庚之歎一也宜命道臣知委列邑貧民之不能資業者隨便助力無至失農流民之無所依賴者別於閒曠之地大備田具分界勸農如曹操許下屯田之法使之自食其半官取其半則實為安集拯濟之良策而異日足兵足食之道未必不肇於此矣上嘉之令廟堂議處議竟不行未幾拜世子侍講院文學兼春秋館記注

官知製 教秋移拜持平以兩司通避遞免還
拜文學因陞弼善兼三字緘如故以病辭免冬
拜司憲府掌令病未赴 召已巳春拜成均館
直講又拜司諫院獻納尋移掌令公以 恩數
重沓黽勉趨 召嘗入侍有一勲宰侵侮大臣
於 筵中辭甚倨公以爲大臣見侮則朝廷不
尊朝廷不尊則國非其國發論覈之同僚莫不
縮頸汗下遂引疾遞歸冬又以掌令還 朝上
疏陳沿路飢荒之狀遇灾修省之道其畧曰人
主一心與天地流通善惡吉凶之符甚於影響

而今日災異之酷饑饉之慘至於如此臣有以
窺 殿下端本之工猶有所未臻其極而然也
願 殿下裁決庶務之暇不廢講學之工主敬
以立其基窮理以致其知一念之發也必先察
之曰此果出於天理之公乎一事之應也必先
忠之曰此果合於義理之正乎勿為私欲所汨
蕩勿為外誘所撓奪俛焉孳孳至於積真之久
則方寸之地廓然大公儼然至正無有私邪之
蔽而措之事業無所為而不如其志何畏乎天
灾何有乎民怨哉又曰 經筵人君講學之所

接賢士大夫之地則固不可一日廢也而近因
玉候違豫不接臣僚凡幾日矣臣固知聖
德天成無藉乎諸臣薰陶之力而深宮獨處之
地親愛狎昵之際安知無天理漸消人欲漸長
之慮乎方今聖體尚欠康復風氣漸迫寒冷
雖不能開筵進講一如平日而時於靜攝之暇
引入侍從喉舌之臣未須講書只要從容相對
或討論經旨或商確機務則不惟於涵養本原
之工大有裨益其於導宣壹鬱開納陽明之道
亦未必無補矣上賜批優納焉庚午春以掌

令被 召還朝夏參弘文館錄時前大司憲鄭
公蘊因求言請復仁城官爵三司交章彈劾重
臣或有請施重律者公以爲因求言抗疏實無
可論之罪通于同僚遂爲停 啓公論躓之嘗
論內需寺公私賤投屬之弊自 上有未安之
教公遂陳自劾之章曰 殿下非不知內寺濫
觴之弊而旣不能痛絕其根本又曲爲之發難
回護以爲拒諫之資無非臣等愚戇固滯言不
知裁以致 殿下蔽於私意摧折言者之失請
命遽斥臺諫處置請出仕未幾移掌樂院正公

知世之不可有爲引疾南還溫理舊業悠然有
終老之意然每聞孽虜驕橫廟謨顛倒輒爲之
潑憂永歎或至當食廢筋也辛未又拜掌令有
旨促召公強疾趨朝時玉堂陳劄請寢追
崇上震怒并命拿鞠定罪公陳疏曰殿
下逢天之怒而莫之懼遇民之怨而莫之省反
加嚴譴於論忠之臣夫殿下之欲爲追崇發
乎尊親之至情而公議之以爲不可者欲殿
下之止乎禮也人臣事君貴乎以禮如使言無
可否事無是非而惟殿下之從則將安用玉

堂爲我臣聞之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親親恩也尊尊義也義之所在恩有所屈今茲之舉其於親親之道固可謂至矣而第未知一毫不背於尊尊之大經大法乎昔曹魏之制法也有曰後嗣有由諸侯入奉大統者不得顧私親宋子於綱目特書與之蓋恐以恩掩義也 聖上旣以文孫入奉 宣祖之統所生之當爲私親其義皦然而誠孝所蔽不自知其爲過必欲行曹魏所不爲之事臣竊傷之遂遠爲軍資監正未幾拜弘文館修撰以病滿三十日辭至是證勢

日篤卿宰踵相來問公力疾微視曰此憂孔棘
願諸公同心夾輔弘濟艱難則某雖死與有榮
矣金尚書時讓退語人曰傳云忠臣死不忘君
其中君之謂乎六月十四日丙辰考終于城西
客館享年五十六嗚呼哀哉公器度宏遠拔出
等夷操履謹嚴動遵繩墨雖倉卒擾攘之際未
嘗為疾言遽色雖燕居閒處之中亦未有惰容
戲言光明俊偉屹如喬嶽一見可知其為碩德
君子也蚤有大志不肯隨俗取功名從事乎古
人近裏著己之學每雞鳴而起盥櫛衣冠首兩

親訖退處一室危坐讀書日有課程嘗曰學問之道無他只在日用彝倫之間就其大者言之忠與孝是也凡係事親之道靡不用極及居憂終三年日再省墓哭必隕絕不以風雨凍暑或廢晚年嘔血之疾實媒於此每值諱辰先期齋沐雖滌濯烹飪之節親自看檢不委之人將事之際哀慕號痛如始喪之日先考嘗有詩誠公泣語兄弟曰吾等不孝無狀蚤失庭訓顧今所當自勉者其不在於茲詩乎終身佩服而謹守之伯氏長於公二歲事之如父每從外還先省

然後始就私室伯氏嘗任冰溪洞主見方伯鄭
造題名院錄旣去卽墨削之造大怒移因將窮
治公涕泣奔走請以身代辭甚懇惻造亦感動
不能加害人謂伯氏嫉惡之風仲氏急難之義
可謂兩得之矣弟悅道少愚駭公諄諄誨誘先
近小以及遠大嘗曰做事須先立志苟不立
小事不可做况大事乎又曰居敬窮理不可偏
廢若徒知講學而無居敬工夫則所講終非已
有矣教諸子重晨昏定省之禮謹男女內外之
別以至飲食衣服步趨唯諾之際亦必使之恪

謹有矩度而尤以立志向學求古聖賢爲事居
鄉接物謙厚信順不以親疎有間恤人之窮急
人之困惟恐不及然見其有邪佞鄙瑣之態者
心非而面斥之以故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
者亦憚畏焉平居沈默自持不露圭角至其論
大事決大疑高著眼目剖辨如流聽之者不覺
斂衽推服性廉介於勢利一切斂避及贅待信
公子之門左右姻戚多貴顯長者無不傾心推
誦而公絕不交遊彼若有問裁謝而已於書無
所不讀而尤篤信朱子書非甚病未嘗一日去

手一生所受用蓋多朱書之力也自少畱心經濟之業講學明理之暇喜看歷代史志上下數千年間政教風俗理亂興喪之蹟兵民財用強弱虛實之勢靡不淹貫揣摩參驗考据要以發之事業施之當今而後已及夫 聖明革蠱首霜科第則尤以經畧自負其在州郵以革弊善俗爲務其在臺閣以格非繩違為主建策於危急之日則 當宁爲之勳色專對於憂疑之際則妖帥爲之愧屈謂大義不可不明而忠憤堂堂於斥和之章謂民生不可不卹而誠意懼懼

於賑饑之疏至其論勲宰驕橫之失斥宮家折
受之弊則不爲威惕不爲利屈謇謇諤諤堅執
不撓或章數十上而不已公可謂隨遇盡職而
毋負臣人之義矣夫以公雄偉之識正大之學亢
棘之操匪躬之誠上可以佐明主致太平下足
以範末俗牖後學而纔通清顯衆怒叢集未及
卷懷大限旋促使公平日大有爲之志曾不能
少試其萬一時邪命邪將安所歸咎哉仍竊念
公自丁卯以來慨然有爲國家酬怨雪耻之意
前後獻言無慮數十餘篇率皆明白剴切有以

質幽鬼而暴天下且其規畫施設密而不踈信
而有徵政合折衝樽俎之規而當時宰相狃於
和議無一人白用公策如魏相之於趙營平者
馴致丙丁城下之變豈不哀哉今讀一二遺疏
其至言格論直與唐之陸敬輿宋之李伯紀異
世而同符後之尚論之士必有掩卷流涕者而
亦可因此而識公德業經術之大畧矣公之歿
也 上下教曰修撰申某正直方剛有古諍臣
之風未克大施凶問遽至曷勝驚悼特 命該
曹別致賻儀仍給沿路擔軍洛中大夫士無論

識與不識皆曰正士公矣奔走出力以斂之及
柩還江頭護送者三百餘人公娶宗室女爲夫
人 世祖大王玄孫德信正諱鸞壽之女生三
男二女長垚後改名曰在以薦授司憲府監察
次圭文科禮曹佐郎次瑩未仕女長適士人尹
以觀次適參奉朴忠基諸孤遵公之志克紹家
聲俱以文學知名當世意者天之福善之道其
有待於後日也以歿之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
于義城縣南梧桐山允向之原後以公嘗錄寧
社功追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都承旨知製

教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藝文館直
提學尚瑞院正嗚呼余之生後公十四歲公不
以不肖常加提獎雖頑愚無所成就而所以孺
染鞭策不迷於所向者皆公之賜也今則公不
在世余亦老白首追念昔日墁筮之樂未嘗不
潛焉出涕也邇者諸孤請以紀德之狀顧此昏
敝何足以形容得盡但朝夕審識之餘實有他
人所未及知者且恐因此遷就遂成長逝之恨
聊記平日耳目所及出處行業之梗槩如此以
竢夫立言君子之採擇云

紫巖李公行狀

公諱民寔字而壯自號紫巖系出永川高麗領
同正碑之後高祖諱宗林 贈通禮院左通禮
曾祖諱世憲 贈承政院左承旨祖諱汝諧
贈吏曹參判考諱光俊江原道觀察使 朝廷
以公陞二品推 恩贈禮曹參判妣平山申氏
贈貞夫人宣務郎權之女公生於萬曆癸酉
八歲始讀書不待訶督十歲觀察公試使公讀
春秋一大傳公貫通大義若曾讀者然人莫不
奇之己丑丁母夫人憂居廬終制壬辰觀察公

拜江陵府使時倭寇充斥列郡瓦解公與仲氏
承旨公侍觀察公招集軍兵爲遮截備禦之計
襄陽官奴與倭差持賊將檄文而來公告觀察
公卽驅出斬之未幾賊兵數百猝至公奮身獨
出射倒數賊賊遂遁去不敢更肆搶掠闔境賴
以獲全方伯具由馳 啓卽陞觀察公通政階
癸巳觀察公移授中和經亂板蕩之餘 天兵
絡繹策應如毛殆不支堪而公未嘗離側多所
規畫猶且篤志學業手不釋卷庚子登別試丙
科被選槐院卽薦入翰苑時承旨公亦薦堂后

一時榮之辛丑陞待教奉教壬寅觀察公拜江
原監司公與承旨公乞暇歸覲陪遊楓嶽杆城
守崔豈歛谷令韓濩同遊崔記韓書以傳盛事
癸卯 宣祖大王接待唐將公以史官入侍
上問唐將所居對曰居金華府 上顧謂入侍
諸臣曰此乃白雲居士所居之地而忘其名卿
等或有知者否皆莫能對公跪伏曰許謙乃其
名也人皆服其博甲辰拜司書正言騎省郎乙
巳以平安道暗行御史兼巡撫黜陟公正人莫
敢干以私時 王子宮奴橫行道內作挈民間

因有紀極岳牧以下不能禁公到界卽令拿杖致斃人皆快之戊申拜永川郡守時觀察公致仕鄉居公爲養而出己酉丁外艱居廬終制癸丑拜忠原縣監地廣物衆號爲難治公聽斷嚴明處之恢恢權貴請囑少不饒貸衆怨構誣未久罷歸戊午天朝徵兵於我國公以元帥從事萬里赴敵人皆危之公曰不擇夷險死生以之臣子之職也促裝西行己未二月隨元帥渡江會天兵於東葛嶺時運糧未到士卒凍餒而天將責我逗遛元帥不得已催趲行軍三

月到馬家寨管餉軍官空手始來公請彙示各營以慰饑卒之心元帥不從公貽書責管餉使語甚峻截其懷憾始此四月到富車地遇賊兵中營陣於小阜左右營陣於平原纔得成列鐵騎蹂躪瞬息間兩營皆沒公與諸將巡行陣上激厲士卒諭以決一死戰則累日饑卒莫不喪魄勢將崩潰時公以督戰在陣東一角晚間有議和之舉知其終不能脫欲拔劍自裁爲姪子所抱持不得遽決敵人遣通事要和請見元帥往復之際胡將一人曰滿住在城中不可不往

見卽以鐵騎圍迫而去時喬遊擊一琦以監我
軍在陣中謂我國將士曰貴國與彼無怨和事
若成庶或解兵全歸俺則必不免作一書付我
國軍官使傳其子卽墮崖而死之其書曰文臣
武將盡以社稷為戲一味徇私貪鄙致屬國喪
師萬計存畱無幾困圍孤厓糧斷水盡其人馬
朝夕且不保吾不忍見而又奉委監督其軍不
敢離謹於三月初四日西向叩謝 皇恩自裁
於家哈嶺上兒可傳與諸相知并親以意奏知
聖明其家口在京可求赤城薛道尊分處還

鄉汝昨差去催南來家下而今遇此變是亦吾
一件心安事若再來不必出關矣父筆與桓兒
云公聞敵人之待兩帥頗有敬意至於指天爲
誓仍念約成則庶有出送之路若終脅辱則死
亦未晚遂隱忍而行至建州敵人誘脅萬端終
不少屈一日蕃胡之解我語者指示一書帖曰
前日漢人李將官降後陞爲駙馬爾等若降豈
下於彼哉公答曰俺等以約和事到此反被拘
畱豈當初指天爲誓之意乎俺等該死之人勿
以李將官爲言蕃胡變色而去自是更不侵辱

蓋此時敵人欲通好我國以被擄將士爲質要
得國書後出送而平安監司朴燁以運糧不繼
曾被公之督過幸其陷敗肆意構誣 朝廷不
卽修送通好之書敵人旣憤其不屈又恨國書
之不至聚兵圍住將有廝殺之舉賴當初陣上
約誓之將極力救解而止所帶軍官及奴子猶
不免屠殺因被拘畱移置山城圍植木柵晝夜
守直威恟困歿十七箇月而公處之泰然印信
馬牌秘藏佩持不離于身偶得性理羣書二程
全書名臣言行錄散帙日夜誦讀遂劄其格言

至論彙爲三卷名之曰朝聞錄以寓必死之意
焉翌年庚申七月敵人使蕃胡來謂柵中曰貴
國雖不答書我則不可不通書仍出示其畧曰
迓夷刷送大國所爲信如四時不可不答厚意
被拘將官三人出送云時我國褊裨在柵中者
五負胡將以五箇木牌書五負姓名使其卒胡
頂戴祝天拈出三牌則公與焉遂離發建州回
到滿浦朴於陣上事恣行誣捏欺瞞 朝廷故
恐其還 朝而有引見親問之舉圖於掖庭置
之徐當發落公事公畱關西待 命者二年將

帶去印信馬牌付監營還納于 朝癸亥 反
正卽蒙 叙命甲子 迺變扈從丁卯之亂旅軒
張先生以號召使辟公為從事癸酉拜大同察
訪乙亥拜洪原縣監丙子 大駕移御南漢將
赴 行在道梗不得通與道內士大夫會嶺底
贊成義兵戊寅拜成均典籍移軍資正秋備局
薦陞通政拜東萊府使府專管接倭嶺南一路
歲贈米布雜物之需極其浩大吏緣為奸積弊
已痼公之為治廉簡嚴明行之以誠信列郡賴
以蘇息島夷悅服荒裔人民不知有學公聚境

內士子擇其中聰敏者二十餘人試授小學官
給廩料月試所業文書堆案而必親訓誨日以
爲常未朞多開蒙學至有鄉舉之人萊民至今
稱頌逾年遞歸辛巳拜掌隸院判決事本院積
久弊習無不釐正功臣奴婢數外濫冒多至千
餘名盡皆查出 啓還本役勲戚大臣莫不側
目而不敢直斥乃以受由過限論劾 上終不
允公三度呈辭 聖批有秉心公正不憚權貴
之 教癸未受由還鄉陳疏乞遞 聖批有曰
從速上來以副予意特除戶曹參議還 朝陳

控辭

批曰爲國盡忠不憚權貴故嘉其赤

心除此重任宜勿控辭從速察職甲申特命

起拜刑曹參判陳䟽乞遶

批曰今此擢用嘉

其不染時習卿勿控辭安心察職乙酉拜慶州
府尹州劇地牒訴雲委左右酬應不終日而罷
人皆歎服公年齡已高精力不衰每月朔望行
謁聖望闕禮雖隆寒盛暑亦不廢學校風化之
事儒生勸課之方尤畱意終始不替公在隸院
慣知本州寺奴婢隱漏之弊到官後嚴查拈出
多至數千人仍以本州官屬甚少難支之狀報

于方伯轉 聞於朝特 賜刷出奴婢十口至
今賴成模樣焉時值荒歉人民饑餓公別辦穀
斛益糴甚夥盡心賑救多所濟活方伯廢 啓
自 上特命賞馬公謂子弟曰吾年已老殊非
牧民之時而世受 國恩寵眷異常黽勉至此
者專為賑濟今幸垂畢便當賦歸以終餘年卽
投綬還鄉己丑二月二十四日以疾終于正寢
春秋七十七遠近震悼訃聞 上命禮官弔祭
致賻是年四月葬于義城縣南山雲里青路驛
後甲坐庚向之原公初娶廣州李氏未數月而

天後娶郡守南陽洪龜祥女生五男四女女長
適李禔大君師傅次適朴玃衢大君師傅次適
申弘望文科蔚山府使男廷相登戊寅廷試今
爲金川郡守次廷櫛業儒女適宋世彬業儒男
廷機登戊子文科今爲金泉道察訪次廷材業
儒早夭次廷彬業儒內外曾玄男女總若干人
公天資豪邁局量宏偉淹貫經籍博通今古妙
臘筮仕聲名甚重不幸陷沒異域兩年囚繫以
死自誓其於古人握節可以無愧而構誣之說
出於不悅者之口乘時挾憾必欲擠陷多見其

不自量也惟其印牌之還納朝聞之有錄亦足以暴白而其後使臣之回自北京也傳說遼廣一路皆言公敗沒被拘終始不屈人莫不欽歎至於呼爺而不斥名前後赴京之行無不聞知云則公之大節至此而益著矣晚年遭遇位躋卿月前後 聖批極其褒獎 賜祭文有人或有言予實知卿之語豈非公之忠貞有以契合宸衷而榮耀一世也邪公稟性剛方持身莊重望其風儀雖若難犯而及其應事接物論說是非若河決海流明白快活足以感動人心而

鄙吝自消好人之善若已有之見人之惡如蹈
湯火門庭肅然塵穢掃絕待親戚曲加恩禮接
鄉閭必盡誠慊以是虧行者知畏慕德者致敬
尤存心於古先聖賢之書專精講究至老不懈
嘗裒集顏子問答言行及後來聖賢論說名以
博約首之以克己復禮中之以四代禮樂終之
以禹稷同道編輯有序融會易得其好學積工
有如是也居家奉先之儀一遵古禮嘗著祭禮
品式以貽後又有鄉射節目刊板付壁至今鄉
人之知所以勸善懲惡之道者賴此其有補於

風化亦大矣中雖蹇滯晚復亨泰子孫衆盛科
甲相繼公之福德至此而隆焉蓋未艾也不佞
自少受知於公情義甚篤今者金川諸公以其
家狀求正於不佞老病昏塞固知不堪而顧念
平昔知公之行蹟宜莫如不佞義不可以辭遂
爲之序次如左云

懶齋先生文集卷之八

This image shows a page from an old book, likely a ledger or account book. The page is ruled with a grid of 10 vertical columns, separated by thin black lines. The columns are of varying widths, with the central columns being wider than the outer ones. The paper is aged and yellowed, with some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or bleed-through visible in the central columns. The page is framed by a double-line border. On the right edge, there is a small, partially visible mark that appears to be a page number or a reference symbol, possibly '140' or '141'.

--	--	--	--	--	--	--	--	--	--

懶齋先生文集卷之九

附錄

行狀

先生諱悅道字晉甫懶齋其號也鵝洲之申祖
於高麗版圖判書允瀾是生祐以至孝旌事載
輿地誌吾先祖文莊公表其基於先生爲八世
高祖諱俊積教授曾祖諱壽祖諱元祿 贈戶
曹參議以至行旌號悔堂考諱佐 贈左承旨
妣 贈淑夫人順天朴氏副尉倫之女縣監璿
之曾孫也萬曆己丑十二月二十一日先生生

于義城鄉校里第天姿端潔如玉沉重異凡兒
旅軒張先生見而異之教幼儀既就學聰明日
有進十餘歲已通經史百家語有姊夫以新
恩來設倡優百戲觀者如堵先生閉戶讀不輟
認齋崔公奇其志不在小也甫成童卽就張先
生學先生以儒門得人稱之丙午中進士遊泮
大爲泮長所敬重又執贄遊寒岡鄭先生及吾
先祖之門益知爲學之方甲寅連遭內外艱先
是淑夫人病在牀數年先生手藥躬爨以護者
如一日及是毀甚與二兄廬墓終制禮無遺憾

天啓辛酉 朝廷遣體察使試取三道士先生
被選居魁甲子秋許盦赴 殿試登乙科選補
槐院乙丑陞著作丙寅自博士陞成均典籍兼
春秋館記事官丁卯當西聳扈 駕入江都與
仲氏修撰公抗疏爭和議之非認齋公時按闕
東 啓公爲從事官兵罷還 朝崇禎戊辰拜
刑曹佐郎俄充 聖節使書狀官時朝京由海
路風濤險惡人咸危之先生晏然無惧色旣到
賀畢 皇朝以我進貢路迫近奴酋疑或有觀
望意將移海路險惡倍且責我人曾潛買硝黃

事先生呈書軍門及禮部辨甚力得止乃以本
國飢荒乞罷故事上下馬宴至明年夏復命
是行天朝以皇子生而難於別遣使頒勅
令我使膏歸先生與上价據舊例爭之不能得
臺官以是劾罷上不允只命推考蓋察先
生有執而不自由也俄連拜禮刑戶曹佐郎兼
史館職庚午又兼知製教辛未還兵部主事
復禮部尋通判鏡城邑俗素號難治先生撫馭
得空吏民悅服明年秋病遽邑人立石頌之丙
子轉成均直講俄移兵部主事冬拜司諫院正言

未幾西兵大搶先生扈 駕入南漢復還兵正
卽及和議成與同志上疏力爭之以死自誓常
以幅巾帶自隨作家書以處後事明年 大駕
出城先生卽病還鄉里戊寅令蔚珍縣因求言
上章極言民瘼軍弊又以多難興邦燕昭越句
賤之事三致意焉 上皆嘉納之東溟金公世
濂謂人曰此山城後第一議論也縣古有南斯
文師古以學術著稱先生爲立祠祀之凡境內
有慈孝貞烈之行者無存亡皆表獎而優恤之
或爲文以祭其墓每月朔會邑中秀子弟勅誨

不倦又講行鄉約法皆所以爲勸民也及歸邑
人又立石以惠之乙酉以工正卽差闕北京試
官不赴秋兼春秋館記法官俄遷兵正卽屬有
二子喪呈告還鄉丁亥拜司憲府掌令被 召
還朝疏論加意本原天地交泰之義 上優答
焉冬遞付西樞戊子還掌令者再己丑拜司道
寺正尋出守醴泉革弊竊殘猶恐不及又應
旨陳章言寬民力減兵籍追古先哲王宮府一
體之意又請以李文純公所進 宣廟聖學十
圖作屏障以爲宥坐之具庚寅冬以事忤方伯

卽移病歸壬辰秋還拜掌令又對言時政得失
多牧綾州俗素號強悍先生撫馭有道均賦役
薄稅斂闔境孚感未幾遽還民又立石思之乙
未拜司諫丙申遷成均司成又遷宗簿寺正皆
不就自是不復有當世念杜門養疾者數年已
亥四月十九日考終于家壽七十一訃聞上
命本道伯別致賻八月壬子葬于縣南飛亭負
子之原先生以篤厚純實之資蘊沉靜明達之
識又被諸大賢薰陶誘掖之教其造詣成就尤
有所不可及者而若其平生所講習服膺以爲

德行之本則如大學中庸及聖賢切己之訓居
常反復吟諷尤喜讀朱子書未嘗一日去手謂
能進修之極其至惟在用力不怠遂以懶名其
齋以自警惟其素養之深如此故其行義之孚
於家忠愛之盡子上與夫聲績之著乎外皆章
章有可紀者蓋孝友先生家法也而先生又克
世之在親側常怡聲婉色務悅其心及孤以祿
不逮養爲至痛每當祭祀必齋沐以致如在之
誠或在外不得將事則必設位哭奠以寓追慕
推而至於奉先之節亦無所不憚心也奉姊氏

如母雖自喫苦淡而不使厨珍或置周恤宗族
敦睦之風著聞鄉黨其急人亦如之凡遇 國
諱必食素惟謹不以病篤而廢當 仁廟昇遐
之日致哀如喪日一進糜粥者凡六日旣成服
飲食居處之變亦有加焉立朝四十年一切棲
遲下僚而毫無怨尤意每聞朝政得失輒爲之
喜憂不已莅民一惟悃悞而無華然前後勤懇
於章奏之間憂勞於剴理之際者無不鑿鑿可
行也至其當沁漢講和之日明大義以斥之誓
一死以處焉者尤卓然有辭於百世蓋先生謙

恭自牧和氣薰人凡有論議虚心咨訪隱惡揚
善略無圭角而至臨患難處義理則確乎其不
自失如此是雖得之於天分者爲多然非其學
問之力有過人者而能之乎平日親炙尤在於
玉山門下凡其一動一靜無不熟察詳記而爲
效法地及其歿也又爲之倡率多士建院而俎
豆之以盡崇報之義而以興起斯文爲已任焉
家素貧寒環堵蕭然所居不蔽風雨而處之晏
如冰凜之操以之益著治家嚴整內外斬斬而
父子弟有方常諄諄以讀書修身爲急務焉爲

文詞不事雕琢而溫雅有體裁其奉使上國也
大小文字皆爲華人所稱有朝天錄仙槎誌聞
韶誌拜門錄及遺文若干卷藏于家配聞韶金
氏鶴峯先生諱誠一之孫從仕卽浚之女端淑
孝義壹範甚備生壬辰歿庚午葬縣南五土山
負甲原有五男二女男長機無后次圾次堪次
埽次埽女金宗源權憲進士埽娶察訪金昌祖
女生三男五女男應錫興錫祉錫女適鄭惟興
曹壽昌金命賢金道平李圭進士堪娶校理金
宗一女生二男一女男仁錫義錫女張宇樞埽

先娶夏城曾承孝女生一男斗錫再娶永川李
廷頤女生三男三女男萬錫重錫 錫文南亨
夏埜娶 贈執義李橋女生四男一女男徽錫
徵錫鼎錫舜錫女文道亨金宗源生一男五女
男東秀女鄭其興趙德胤宋道三權霍無后側
出有二子增壁曾玄以下不能盡錄先生之六
世孫致教以家狀示曰吾先祖行蹟鶴沙金先
生所撰碣銘固備述之然不可闕者又狀也敢
以請余惟先生亦爲吾先祖門人平日景仰不
淺歎焉則義不容以不文辭故謹叙次如右云

爾後學持平晉陽鄭宗魯謹狀

墓誌

公姓申諱悅道字晉甫自號懶齋鵝洲人高麗
時有諱允濡版圖判書生諱祐全羅道按廉使
以孝旌閭曾祖諱壽祖諱元祿 贈通政戶曹
參議又以孝旌閭考諱侁 贈通政承政院左
承旨妣 贈淑夫人順天朴氏縣監諱璿之曾
孫展力副尉諱倫之女以萬曆己丑十二月二
十一日申午酉時生公于義城鄉校前里第天
質澹然如玉九歲拜旅軒張先生先生竒愛之

教以正坐十餘歲已通經史善屬文崔認齋
常稱其才不止於小成十七被選一道都會
八中進士方名籍甚甲寅遭內外艱哀慕踰禮
辛酉 朝廷遣體察使李慶余手下三道取士
公又被選居魁甲子許直赴 殿試登乙科立
朝三十年別歷中外在內則由承文院副正字
正字著作博士陞典籍既遞而復爲典籍轉直
講常佐卽戶禮兵刑工五曹正卽禮兵工三曹
八諫院憲府爲正言者一爲掌令者四司諫者
一前拜司道寺正後拜司道宗簿正成均司成

則不赴其兼帶則春秋館記事官記法官至於
知製 教則凡除拜常例兼焉在外則鏡城判
官蔚珍縣令醴泉郡守綾州牧使其出使則江
原道巡營從事官赴京書狀官至於咸鏡道京
試官則不赴焉公神觀清羸素多病至是益瘳
己亥四月卒訃聞 命本道別致賻八月葬于
縣南飛亭山午內原嗚呼公資稟粹然無一點
滯吝意患無一毫粗厲氣象立雪玉山門下感
發深矣其居家孝友篤至奉祀極其誠敬其居
鄉恂恂畀讓信順著於上下其立朝恬靜自守

不肯苟同而詭隨以至治州邑以教化爲要興
學爲先陳疏章輒眷眷端本典學之說其在南
漢園中人皆恇恇苟冀和好公以死自許製巾
帶以備自處修家信以付蒼頭從容自得如平
日非信道篤而自知明能然乎其四爲掌令也
上因事囚諫官公獨啓極言其失忤旨而
遽所歷州邑皆有治績士民追思立碑以頌德
觀民可以觀我生矣好讀書如朱書節要聖學
十圖等書手不釋卷爲文纖悉與雅應製多見
推應對大國一行爲之閣筆焉臨終神志不亂

處置身後事無一語及於家業其平生所守之
正又可見配淑人聞韶金氏鶴峯先生之孫從
仕卽諱浚之女窈窕靜淑人謂兩美必合生壬
辰歿庚午葬于縣南五土山庚向之原生五男
長堦早夭無后次垵男三長應錫二幼女五適
鄭惟興曹壽昌金命賢餘幼次堪男仁錫義錫
女一幼次埽男四長斗錫三幼女二幼次埽男
四長徽錫餘幼女一幼二女長適金宗源男一
幼女六適鄭其興趙德胤餘幼次適生負權靈
早夭無后側室有二男曰增曰璧銘曰

鵝洲之申存子家世傳芳趾美澤流後裔公稟
淑氣玉質滢然立雪師門懲窒功專鶴唳聞天
平步青雲簡重自晦迹絕權門厥施未普專于
一州卷懷林泉不怨不尤天胡不憖地不埋名
悼道無徵我銘以貞通政大夫司諫院大司諫

金應祖謹誌